

帝业如画

慕容湮儿
/ 著
DINE
RUHUA

她 18 岁从文，才华横溢，写尽宫闱
林心如曾对她说：谢谢你为我们的剧奠定一个好的地基

湖南卫视《倾世皇妃》收视夺冠方歌 / 原著作者【慕容湮儿】再续宫廷情仇

恩人？恋人？线人？处心积虑充当细作，她身不由己
君王？挚爱？仇敌？步步为营谋夺帝位，他权倾天下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帝业如画

慕容湮儿
/ 著
DYE
RUHUA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业如画 / 慕容湮儿著.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391-7362-7

I. ①帝… II. ①慕…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2830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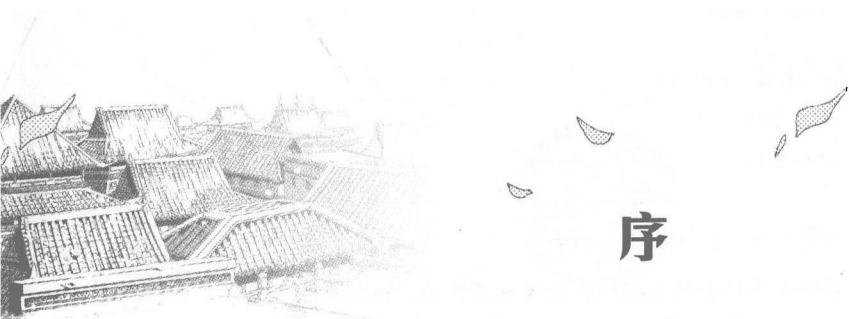
帝业如画 / 慕容湮儿 著

责任编辑 赖 亮 王 军
特约编辑 伍 利
美术编辑 陈 菁
装帧设计 粉粉猫
封面绘图 五子析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 ~ 60000册
开 本 168mm × 235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4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91-7362-7
定 价 24.0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1—33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元晟盛世，宫阙深深，那倾盆的大雨吞噬着整个皇城，水雾在宫灯的照耀下恍若隔世，深深冗廊，一行宫人脸色沉郁地走入雪华宫。

雨声将疾走的脚步声掩去，却掩不去宫人们身上的杀气。

倏地，一行宫人停住步伐，齐目凝视着眼前那个站在冗廊静静仰望如帘大雨的女子，黑夜笼罩了她一身寂然，却掩盖不住眉宇间的风华。

“华妃。”手捧托盘的紫羽颌首，低唤一声。

她倘若未闻，静静凝视雨帘，飞溅的雨水拍打在她白皙的脸上，凝成水珠滚落至颈间。茜纱宫灯在风中摇曳，看在宫人眼里陡然冰寒刺骨。

紫羽上前一步，将摆放在托盘中的鸩酒呈上：“这是帝君赐给娘娘的。”

她仍旧仰望苍穹，宫灯照得她脸色苍白如纸，紫羽暗暗惋惜，当年那个天真豪放的女子，一入宫门竟也在朝夕之间繁华千落，唯剩下那穿透魂魄的淡泊。

皇朝新立之际，华妃，在这个盛世皇朝，曾荣宠至极。

帝君曾赐水三千，只取一瓢。

帝君曾与她并肩沙场，执手生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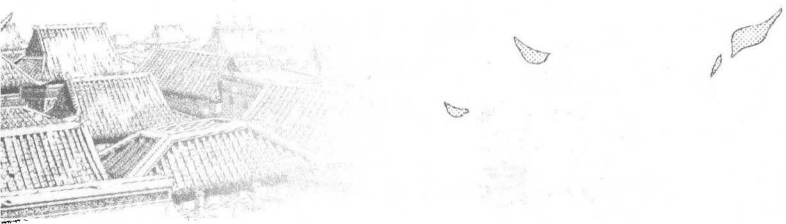
帝君曾为她与满朝为敌，血染双手。

帝君曾为她怒掴帝后，一平冷落。

四个月内，帝君曾为她做了数不尽让六宫妃嫔艳羡的事，可这些事都要加一个“曾”字，这些都是曾经的往事了，盛极兴衰，宠极兴亡。

她也不过是帝君心中那昙花一现，这个皇城宫阙，没有永不凋谢的昙花，帝后如是，华妃亦如是，包括如今帝君最宠的甄贵嫔。

“时辰到了，请华妃莫让奴婢们为难。”紫羽出声提醒，声音虽冷，却多了几分惋惜。



那个伫立在回廊的女子终于收回视线，侧眸凝望紫羽，许久许久。

紫羽被她灼人的目光盯得发寒，底气不足地唤：“华妃……”

她的嘴角勾勒出一抹讽刺的笑，望着那杯鸩酒：“臣妾，谢帝君隆恩。”

那一字一句，在淅沥的雨声中，那么清晰，那么坚定。

她已然忘记，这是在宫中的第几年，只记得“华妃”这个封号，是那个男人当着满朝文武亲赐的，从那一日起，“华妃”就成了她的名字，永远无法抹去的名字。

忘记从何时起，她与他之间一句话便是一句伤，最终无话可讲。

笑看与他缘分逐渐了断，其实意念已转，再多遗憾，终是空谈，那些斑驳的往昔，已成回忆。

但她未曾悔过，曾为他付出的一切。

在那个动荡的乱世，血溅沙场，荣辱与共，生死相依，执子之手……终究不过烽火硝烟中的梦一场。

执子之手。

她在心中默念着这四个字，仿若往昔。

探手欲端那杯鸩酒，风雨中却传来一声“华妃”，在寂寂皇城的雨夜中，那么清晰，令人心惊。

她侧首，正对上站在雨中的男子，他喘息着，那双眸子即使在雨夜中仍旧那么璀璨犀利，里边分明写着急切的恐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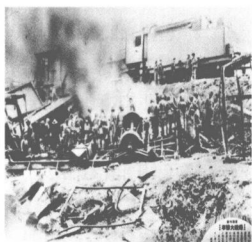
冷静如他，竟也会有这种表情。

他站在倾盆大雨中，风雨侵袭着他的铠甲，难掩他的风霜。

她望着雨中那个男子，忽地笑了，眼眶的泪水早已模糊了视线。

目光忽转，定定瞅着盘中那杯鸩酒，那一刻，她仿佛又看见了多年前，在那个繁华的洛城，她还是苏家那个无忧无虑的三小姐……

“可如今，我成全了你的如画帝业，你却未成全我的帝业如画……”



第一卷 权谋篇

第一章 窝中劫 002

第二章 谋中惊 010

第三章 府中秘 017

第四章 河中灯 025

第五章 情中伤 035

第六章 雪中舞 042

第七章 城中战 052

第八章 雨中识 067

第九章 死中依 081

第十章 掌中泪 0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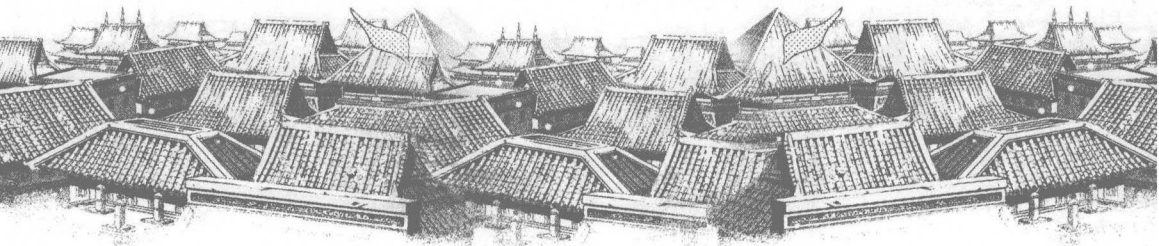
第二卷 帝业篇

第一章 君不知 110

第二章 宫阙殇 121

第三章 君已陌 130

第四章 七夕错 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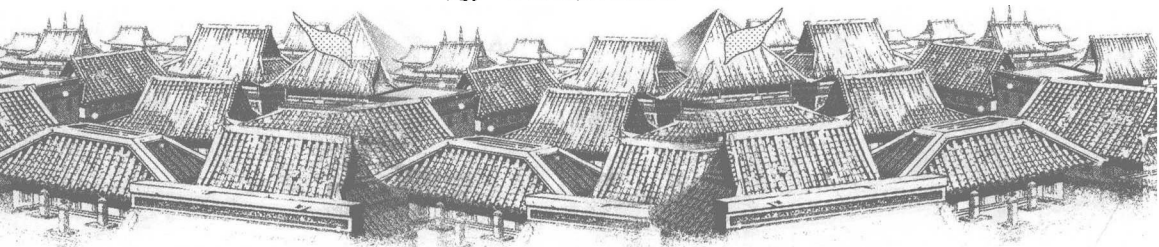


- 第五章 镜中花 151
第六章 雪含泪 164
第七章 珠钗断 177
第八章 带业情 182
第九章 血中泪 191
第十章 惊天变 202

第三卷 宫杀篇

- 第一章 夜深沉 212
第二章 册妃位 223
第三章 雪华宫 235
第四章 升平逝 247
第五章 诉衷肠 256
第六章 深宫变 262
第七章 彼岸花 268
第八章 佛缘定 277
第九章 惊骤雨 282
第十章 曲终散 291

尾声 不如笑归红尘去 295



第一卷
权谋篇



第一章 鸾中劫

元华二十五年。

今夜的洛城异常光亮，东西南北四大街张罗了殷红的大红灯笼，将四下照得璀璨夺目，恍如隔世。

繁星如钻的穹夜绽放着绚丽的烟火，五彩缤纷，嬉闹的孩子们挥舞着双手兴奋地喊跳着。

如此热闹的洛城，只因帝后苏蔷薇的大侄女苏扶柳与帝君的胞弟辛王于今夜大婚，其浩荡之势丝毫不亚于当朝太子殿下的大婚。

辛王府内红幔高悬，茜纱喜灯摇曳，红烛点点。

波斯绒毯由辛王府的大门一直蔓延至正厅，绒毯两侧宾客如云，喜笑颜开，巴结讨好之色甚重。

辛王华服璀璨，冷峻的嘴角终于有了些许笑意，即使已是而立之年，却依旧傲气凌人，俊逸脱尘，无人敢亵渎。

龙幡朱梁，金光涌动的正厅首座正是帝后，民间多称其为“苏后”。她含着满意的笑容看着眼前这对经她之手促成的天作之合，心情甚好，自始至终都挂着雍容端庄的笑。

正厅中每个人都在笑，唯独一人自始至终都惨淡着一张脸。

一袭单薄绯衣的苏落雪站在苏后身侧，眸光迷离，璀璨的金光映在她的瞳中绽放着夺目的光彩。流光均匀地倾洒在她那白皙如纸的肌肤上，如雪肤凝琼。

怔忡地凝视着一步步走近的那对新人，瞬间像是回到了六年前。

那年金气秋分，桂子飘香，素影清浅。

凉风悄然而过，满地花蕊覆地如尘霜。

苏落雪与大姐苏扶柳、二姐苏静兰一同进宫觐见姑姑，也就是当朝的帝后娘娘，苏后。

途经御花园，玉树琼枝，忽见一只翩舞的彩蝶于头顶飞过，贪玩的她立刻转身扑蝶而去。

一路寻觅追逐，彩蝶不知所终，两个姐姐也早没了踪影。

她打算觅路而归，可在这曲径通幽的园中，却发觉早已迷路。

一阵风过，荼蘼花香夹杂着兰麝香气扑鼻而来，弥漫着每一处角落。

太湖碧水反射着熠熠激阳直射苏落雪的瞳，她眯着眼望不远处那个背着光在秋千上的人，一上一下，荡得很高。

白衣翩跹，衣袂飞舞，如墨的发随着风而飞舞。在骄阳照射下的雪容更是魅惑众生，使星辰黯然。

她不禁脱口喊道：“姐姐，荡那么高不怕摔下来吗？”

这句话才说完，那个越荡越高的“姐姐”竟真的从半空中摔了下来，狠狠跌落在浓密翠绿的草地上。整个人成“大”字形，软趴趴地扑在那儿。

苏落雪急忙上前扶起她，担忧地问：“姐姐你没事吧，我都在提醒你别荡那么高了，瞧，果真摔了下来。”

疼痛地呻吟一声，缓和全身上下的疼痛，转头瞪着那个害他从秋千上摔下来的罪魁祸首，此刻正用极为无辜的眼神盯着他。

“姐姐？”她在他眼前晃了晃手。

他终于抑制不住地怒道：“我是男人！”

她一愣，呆呆地看着面前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姐姐……不对，是哥哥。真的是哥哥？一个男人怎么可能生得这样美？

“可是哥哥你真的好美。”

他猛然从草地上弹起，一把揪着她的襟领便将蹲着的她提起，朝太湖走去，眼底有着浓浓的怒火。他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有人将他当女人！

意识到此刻的危机，她在空中挥舞着双手，用力蹬着脚大喊：“放我下来，你这个不男不女的……”后面“妖怪”二字还未脱口而出，她已经被一双手用力抛入湖中。

只听得“扑通”一声，水花四溅，他冷眼看着她在水中挣扎，似乎不懂水性。但他没有要下去救她的意思，只是在嘴角扬起一抹嘲讽的冷笑，扬长而去。

她以为自己会溺水身亡，但是没有，一个华服黑袍的男子单脚轻点涟漪无数的湖面，以卓然的轻功将在水中挣扎的她救上岸。

她躺在葱郁的草地上不住地咳了几下，再用力呼吸空气，这才缓和了胸口的窒闷。

仰着头，迎着光，瞧着眼前的救命恩人，紧抿的薄唇，如斧削过的脸颊，深邃幽冷的眸子，身上散发着沉稳高雅的气息。一时间，她已然忘了说话，睁着一双炯炯的眼睛呆呆地看着。

“落雪——”

一声低呼惊醒了她，看着苏扶柳匆匆朝她跑来。

渐渐靠近，她突然停住步伐，侧首望着正蹲在落雪身旁的男子，脱口低呼：

“辛王！”

那时她才知道，这个男子是辛王元翊。

那年，元翊二十二岁，苏落雪才八岁。

“一拜天地——”

一声高唱拉回她的思绪，茫然回顾，刹那间猩红与金光充斥整个视线。

“二拜高堂——”

苏扶柳如云的青丝高高绾起，朱冠牡丹璎珞戴在发髻之上，广袖对襟翟衣逶迤在地，风姿绰约。

“夫妻对拜——”

辛王转身与凤冠霞帔的苏扶柳对拜，苏落雪看着他那血红的背影，心痛到极点，嘴角却勾勒出一抹浅浅的弧度，无边的苦涩堵在胸口，不论她如何压抑都无法平静。

终是在一声“送入洞房”后，她蓦地转身，走出热闹的人群。

仰望漫天疏星凝愁，麝月映长廊，绮窗寒烟掩香风。

苏落雪用力将眼中的酸涩逼了回去，迎风沐浴，溶溶星月，普照天地万物，将她的影子拉了好长好长。

他不会知道，她曾无数次在古庙中横冲直撞，终有一次撞进了他的怀中。他皱着眉，扶住了她，却后退一步，领着侍卫离去，徒留下那黑色的身影。

他不会知道，每年七夕在洛城湖畔，她都会在河灯上写下一句：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这是她的愿望，也希望他能看见那只由他脚边缓缓淌过的河灯，能够转眸，看看对岸的她。

他不会知道，她曾无数次刻意与他擦肩而过，无数次追寻有他踪迹的地方。做了这么多，为的，只是希望他能记住她。

每日她都盼望自己能够快点及笄，因为，及笄后就能要求爹向他提亲，就有机会做他的妻子。

可是她错了，就在她快要及笄那年，苏后亲手促成了姐姐与他的婚事。

又在古庙中，她看着姐姐与他并肩跪在佛前求签，姐姐满脸笑意地握着手中的上上签给大师解签，而他则负手立在姐姐身旁，俨然是一个守护者。

又是七夕，她捧着河灯来到洛城湖畔，对岸的他身边多了一个姐姐，他们蹲

在河畔，脸上挂着幸福的笑意正放着河灯。

河灯淌过，上面赫然写着：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

一股热气涌上心头，她口中默念着那十个字，心如刀绞。

她蹲下身子，将手中的河灯放入水中，任那小小的河灯穿破重重阻碍，悄然淌到对岸。

她依旧期待，他能看见河灯上的字，即使，他永远不会知道，这个人是谁。

她十五岁那年，苏后赐婚。这一次，二姐苏静兰在那场誉满天下的婚礼中，走进镇远大将军的府邸，成为那儿唯一的女主人。

犹记得那一年，父亲将苏后的意思转达给二姐的那一刻，原本明媚的笑颜顷刻间冷却，母亲唤了她几声都没有反应，似痴了般，呆呆地看着父亲。

那时她还不懂，为何二姐的脸上会露出那般表情，直到二姐出嫁的那天她才明白，那位镇远大将军的原配妻子于三年前病逝。此次苏后为了更壮大苏家的势力，笼络镇远将军，才出此下策，撮合了这桩婚事。

二姐出嫁的那一年，那位镇远将军已经四十有余，二姐才是二八年华。

犹记得在送二姐上鸾轿的那一刻，二姐突然紧紧抓住了她的手，美艳的脸上没有一丝笑意，唯有凄凉的绝望，她说：“身为苏家子女，大姐没得选择，我也没得选择，如今只剩下你了，不要步我们的后尘……”

看着二姐的离开，她知道，身为苏家的子女，自己也终将面临苏后赐婚的命运。果不其然，十六岁那年，苏后赐婚。

她，苏落雪，被赐婚于富甲天下的商贾华修为妻，果然还是逃不过身为苏家子女应有的命运。

可是华修拒婚了，拒绝了那个权倾朝野的苏后。

自此，华家与苏家的矛盾就此激化。而华修这个名字也深深刻在她心头，虽然不期待这场婚姻，却不是不介意的。

两个月后，苏后再次赐婚，将她配给南昭侯长子荀夜。

喜乐喧天，如血般的花瓣漫天飘洒，铺在洛城最华丽的街道上，芬香隐隐逸动。前后三十名佩刀侍卫将鸾车拥簇，八百名宫人逶迤跟随，其阵势之煊赫堪比公主出嫁。

百姓避走于两侧，纷纷探首张望那红鸾轿中的新娘，喧哗的人声淹没了喜乐。他们只想一睹新娘之容是否真如传言中所说那般丑陋不堪，不然华家怎敢宁

愿得罪苏后也要抗旨拒婚。

苏家三女，大小姐嫁给辛王，二小姐嫁给镇远将军，而这个三小姐此番嫁给南昭侯长子，她们苏家可谓权倾天下，试问这天下还有谁敢得罪苏家。

鸾轿到了城门，八百名宫人止步，唯剩下三十名佩刀侍卫与十名陪嫁丫鬟将鸾轿拥簇前行，依旧是那样惹人注目。鸾车缓缓驶出洛城，朝西边三百里的潼城而去。

坐在鸾轿中，红盖头遮住了落雪眼前的视线，满目尽是鲜红，耳边那喧闹声一波一波地传了进来。她却置若罔闻，依旧挺直腰板端正地坐在鸾轿中，承受着百姓那过于热情的呼声。

也就在此时，鸾轿猛然停住，她的身子猛然前倾，凤冠一歪，始终盖在头上的红绡滑落。

眉黛如柳，额点花钿，珠玉累累。

纤弱的身子裹着繁复厚重的嫁衣金饰，仍显得单薄异常。

似水容颜，如幽潭白莲。

鸾轿外几十名黑衣蒙面持剑人与佩刀侍卫激烈地厮杀起来，满街的百姓纷纷尖叫逃窜。

无数的百姓冲散了整个仪仗队，城门下场面混乱不堪。

一名黑衣人飞至鸾轿前一把将苏落雪扯出，在众目睽睽之下劫走了新娘。

蒙面人粗鲁地钳制着新娘穿梭于莺飞草长的天地间，她头上的凤冠珠钗早已不知掉落在何地，如瀑的云丝随着风四散，有些凌乱。

跑了许久，当天地万物唯剩下那窸窣的奔走声时，他才放开了身下的人。

苏落雪的双脚才落地，便觉得一阵天旋地转，险些站不稳脚。幸好她及时扯住了黑衣人的胳膊，这才稳住了。

蒙面人冷冷地盯着眼前的新娘子，她丝毫没有被劫持的恐慌，还有条不紊地地理了理凌乱的发丝。待理好，她便伸手进喜服中掏着，口中还喃喃道：“不是说好出了城才行动的吗，你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也不怕失手？不过我真是小瞧了你们，还挺有两下子嘛。”终于，她从喜服中掏出了四百两银票，塞进他的手里，“给，四百两，你们的酬劳。”

蒙面人眼中那浓郁的杀气渐渐隐去，那双悠远清澈剔透的眸中，闪过一抹诧异的光芒。

“拿了钱就要保密，这是江湖上的规矩，兄台可懂？”她拍了拍蒙面人的肩

膀，嘴角挂着明丽的笑，黛眉微挑，似在警告。

蒙面人不说话，她便当他是默认了，于是转身踩着嫩草离去，她的水眸中跳跃着轻盈而愉悦的色彩。

她终于自由了！

而那名持剑的蒙面人依旧伫立在原地，淡漠而又玩味的目光始终追随着那个渐渐远去的背影，没有任何行动。

只是，黑布蒙面下的嘴角扬起了一抹笑意，饶富意味。

而洛城三里外，一群手持大刀顶着骄阳躲在草丛中的一伙人早已是臭汗淋漓，目光却紧紧盯着前方那条始终没有任何动静的大道。

“头儿，这苏三小姐的鸾轿怎么还没到？不是说好午时鸾轿会经过这儿吗，可这午时已过多时，却没一个影啊？”一位兄弟终于按捺不住，低声凑到头儿身边低语。

“可能有事耽搁了吧……”头儿心里也没底，底气不足地张望四周。

“那苏小姐是要咱们吧？”又一兄弟凑了过来。

“不能吧？她可是付了一百两定金的……咱们再等等，事成了可有四百两呢。有了这四百两，咱们兄弟今后都不用再做匪寇了，开个小店，讨个老婆……所以，为了这四百两，等多久也值了。”匪领头儿越说越兴奋，一想到那白花花的银子即将进入自己的口袋，便咬咬牙，继续蹲着等待鸾轿的到来。

骄阳烈烈下，一群与头儿一样抱着如此梦想的兄弟一边擦着额头上滴滴而下的汗水，依旧毫不言弃地蹲着等待鸾轿的到来。

走了大半天，天色渐渐暗下，灰蒙中透着初露的冷月。溶溶寒光照亮了深处的路途，而她正在思索着此次该往哪个地方逃才够安全。

忽地，一阵杀气由耳边逼来，她一个旋身避过，锋利的剑削去项边一缕青丝。她一连后退数步，又见锋芒掠眼，她纤指萦绕双臂挥展，袖中白绫乍出，形若长蛇蜿蜒缠绕剑锋。

待看清来人，她有些心虚地唤了声：“风影。”

手持长剑的男子眸底清明，嘴角微扬。持剑之手顺着缠绕的白绫之力一绕，借力挣脱，另一手以风电般的速度将那缕被剑削落而缓缓飘下的发丝接在手心：

“风影不知三小姐竟敢算计苏后。”

他收剑，走近两步，月光清影照射在他的左脸，一道狰狞可怖的刀疤从额角

一直蔓延至嘴角，令人不寒而栗。

而苏落雪对着这张狰狞的脸已经有五年了，早就习以为常。

记得那年风雪将整个洛城笼罩在冰天雪地之中，她与管家在回府的路途中瞧见一伙孩子围着一个年约十四岁的男孩拳打脚踢。坐在马车中的她便取出几锭银子朝外丢了去，那几个孩子一见银子便开始哄抢，全然忘记那个已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男孩。她又掏出一锭银子，丢到那个男孩身边，便唤管家驾马而去。

可是那个男孩没有捡银子，反倒是追着马车跑，口中大喊：“恩人，恩人，你救了我，我愿为你做牛做马！”

她闻声望去，这不望还没事，一望便吓得缩回马车，因为他脸上那道狰狞的疤痕，确实骇人恐怖，忙说：“苏家最不缺的就是银子，你不用谢我，我也不需要牛马，你快回去吧。”

他不依，仍追逐着马车：“恩人，我会功夫……”

她心念一动。

“恩人，我还会易容……”

她眼睛散发出光芒，立刻探头望着他说：“好，我留下你做我的影卫。”

于是，风影自然就成了苏落雪形影不离的影卫。她闹事，风影给她善后；她闯祸，风影替她受罚。最重要的是，她逼着风影教她功夫，给她易容，于是乎，她便有了一身功夫，更靠着风影那百变易容之术不断变换着自己的身份。

苏落雪最常做的事就是在夜深人静的夜晚偷溜进风影的屋子，其目的就是看看风影那张恐怖的脸是不是他易容出来的，可是一连五年都没有一次得手，每每都会被她拎着丢出屋。

收回渐远的思绪，她无可奈何地笑了笑：“逃也逃了，难不成你还想抓我回去向苏后邀功？”

他弯起嘴角：“三小姐没事，风影便放心了。”顿了顿，又问，“那群黑衣人是小姐安排的？”

“祁连山上一群匪寇，五百两银子收买他们演这场戏。明日，天下人都会知道，苏三小姐被人掳去，生死未卜。”她的唇边悄然划出一抹笑意，眸底灵动之气乍现，为了这场戏她可是煞费苦心。

“匪寇？”风影清冽的目光一闪，随即道，“小姐如今打算去哪儿？”

“莞城。我要看看那个竟敢当众拒婚给我难堪的商贾华修。”

他有些担忧地说：“莞城很乱，小姐也不适宜去那儿。”

她倒不以为意：“正是因为乱，才好玩，不是吗？”

风影垂首思忖片刻：“风影很想一路伴小姐随行，但是若我与小姐一同失踪，定然引起帝后的怀疑。过一段时日，风影便去莞城与小姐会和，珍重。”

月色渐浓，光辉洒在她的脸上，绰约淡雅。

她满是感激地说：“谢谢你，风影。”

谢过之后，她便转身跑了出去，才跑几步却又掉转头折了回来。她尴尬地站在风影面前说：“我的全部家当都给了那群匪寇……”

风影无奈，从怀中取出几张银票递给她，又说：“或许，我给你易个容，更方便行事。”

她眼光一亮，点头如捣蒜。

“一群废物！”六宫之首，紫鸾宫中，苏后的声音冷入骨髓，金碧辉煌的大殿上跪了一地的宫人，无人敢接一句话。

“三十名大内高手，竟然让区区匪寇堂而皇之地将人劫走，他们是在挑衅本宫的威严吗？”苏后的眉宇间净是愤怒，头顶的凤冠亦因她的怒气而巍巍晃动着，清脆交鸣。

一直立在苏后身侧不语的国舅苏成风开口了：“帝后，微臣以为劫走小女的不是一般匪寇。”

苏后美目流转至他身上，广袖一挥：“都在外边候着。”

满地宫人一刻不敢耽搁，立即起身退出。

苏成风待宫人皆离去，这才继续开口：“三十名大内高手不是吃软饭的，想如此简单地将小女劫走，不留下一点痕迹，绝对不可能是一般匪寇办得到的。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这早就是一场密谋已久的劫持。而落雪……”他说到此处，声音顿时哽咽了一下，“落雪很可能，已遭到不测。”

苏后听到这里，凌厉的目光里也闪过一丝哀伤，但很快便被精锐的光芒所掩去：“若说此人针对苏家，那扶柳和静兰成亲为何不见他们有任何动作，反倒是在落雪身上下手？”

苏成风收回悲伤，娓娓道来：“只有两个解释。其一，就是落雪不满这桩婚事，不愿嫁入南昭侯府，故买通匪寇，演这出好戏。但是落雪常年养在深闺，不可能认识此等高手，即使认识，也不可能瞒得过我的眼睛。”

苏后顺言而问：“那么其二呢？”

“其二，就是南昭侯府也不满这桩婚事，却不好名正言顺地拒绝这桩婚事，故命高手半路劫杀落雪，阻止鸾轿到南昭侯府。”说到这里，苏成风却摇摇头，

“可南昭侯苟远没有理由做这样的事，也不可能做这样的事。”

苏后却沉默了，脑海中闪过无数的思绪，也在犹疑，随后却自嘲地笑了：“大哥，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苏成风自知提到了不该提的，立刻转移话题：“娘娘，是否张贴落雪画像，重金悬赏？”

“不，我苏家子女在重兵把守之下遭劫，若张贴画像寻访，我苏家颜面何存，威严何在？”苏后摆了摆手，有些疲累地说，“听说落雪身边有一个影卫叫风影？”

“是的，风影是落雪五年前在大街上收留的一名孤儿，面目丑陋可憎，却是一等一的高手。”

“那风影现在何在？”

“自落雪被劫持之后，风影便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

苏后的嘴角扯出一抹冷笑：“也许事情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糟，或许真是落雪她不满这桩婚事，派了风影去劫持自己也不定。”

苏成风愣了愣，他怎么没想到还有一个风影？落雪这丫头！虽然愤怒，可想到落雪极有可能安然无恙，苏成风心上的石头也放下了许多。

“一切都还只是我们的猜测，还是派人秘密拿画像去寻找落雪，同时也给我盯着南昭侯府的一举一动。”

“是。”

苏成风退下后，偌大的殿宇中唯剩下她一人，桌案上的檀香袅袅飘散，雾如轻纱般将她笼罩得一片朦胧，更称她的雍容华贵。

她的眸子直勾勾地盯着右侧盆中的一株蔷薇花，用低不可闻的声音呢喃道：“我苏蔷薇不会容许任何人动摇苏家的地位，包括你，也不行。”

第二章 谋中惊

一身男装易容的苏落雪撑着自己虚软的步伐游走在大街上，不时探出胳膊捶捶自己酸痛的双腿。逃婚数月，她靠自己一双脚走过关城、川城、晋城。她并不急着去莞城瞧华修，毕竟她好不容易逃了出来，不痛快地玩一场是绝不甘心的。一路上她凭借着风影临走时给她的一张清秀俊逸的人皮面具具有恃无恐地四处张扬行走，观千峰奇景、碧水浪涛，玩得不亦乐乎。

瞧瞧，这繁华的街道上，人们衣着光鲜、满面红光，不愧是能与洛城媲美的